

泥土的座標—— 院藏陶瓷展巡禮之東北亞篇

■ 林容伊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自南部院區開幕以來，曾推出「尚青——高麗青瓷特展」與「揚帆萬里——日本伊萬里瓷器特展」等關於東北亞陶瓷的國際借展。此次「泥土的座標——院藏陶瓷展」則以本院典藏為主，結合清宮舊藏及新購藏文物，組成展覽第六、第七單元的韓國與日本陶瓷，期待給大家別開生面的新體驗。



位於亞洲東北角的韓國與日本，由於緊鄰窯業技術先進的中國，陶瓷產業的發展免不了與之密切互動，一方面學習技術，一方面發展自身特色。朝鮮半島在公元前即生產陶器，最晚在十世紀的高麗王朝（918-1368）已發展出製瓷工藝，其名聞遐邇的高麗青瓷產自半島西南岸康津與扶安等地。十二世紀初期的高麗青瓷，具有與中國北宋（970-1127）汝窯相似的氣質，不但銷售至瓷器發源地的中國，更獲得「天下第一」的讚語。之後，高麗陶工所創生的鑲嵌技巧，讓瓷面出現二、三色的工緻紋樣，更是獨樹一幟。進入朝鮮王朝（1392-1897）以後，在王室的

主導下，由官窯生產瑩潔溫潤的白瓷，與細緻文雅的青花瓷器，亦展現出獨特的美感。

與朝鮮半島一海之隔的日本，一萬二千多年前便能造陶器，九世紀平安時代（794-1185）出現高溫燒製的施釉陶器，但高溫瓷器用品則長期倚賴中國輸入。直到十七世紀，日本才開始燒造出胎質堅硬、潔白且具有透光性的瓷器。最初日本引入朝鮮陶工，在九州佐賀縣有田町試燒瓷器，接著仿倣中國的風格與技術，生產青花與五彩瓷器，並且在十七世紀中期，中國明清鼎革、景德鎮窯與外銷廢弛的時機奪得貿易商機。1670年以後，日本瓷器發展出獨特的「柿右衛門樣式」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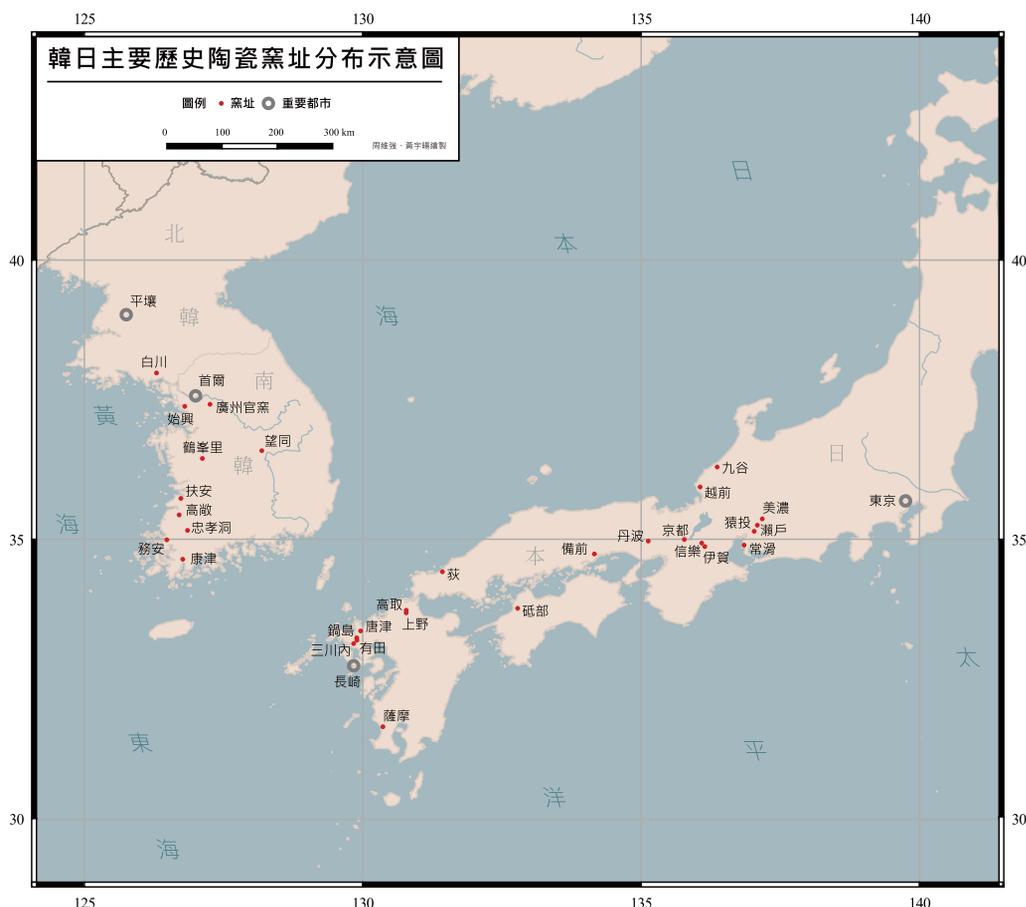


圖1 | 以GIS系統描繪「韓日主要歷史陶瓷窯址分布示意圖」 周維強、黃宇暘繪製

「金欄手樣式」，色彩斑斕，大受歐洲市場歡迎。這些日本窯業精品也曾透過多方途徑進入清代宮廷；同時，清代景德鎮也出現仿製日本風格的瓷器，可見日本瓷器當時在歐亞之間已聲譽斐然。以下，將進一步介紹這些匠心獨運的東北亞陶瓷精品。（圖1）

術傳入，無論從窯爐形式或瓷器成品的器形風格、裝燒技術等觀之，都明顯可見浙江越窯青瓷的影子。高麗陶工一方面廣為學習中國南北窯場的器形、紋飾、裝飾技法，同時亦結合自

韓國

新石器時代以來，朝鮮半島的窯業以軟質陶器為主，四世紀下半葉才開始燒製高溫硬陶。最晚自十世紀起，中國燒製瓷器的技



圖2 | 韓國 高麗朝（12世紀） 青瓷花形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身美學，發展出著名的翡色青瓷與鑲嵌技術。本次展出的〈青瓷花形鉢〉（圖2），器形推測是模仿中國窯場所燒製的同類品，¹而共展的清宮舊藏南宋官窯〈青瓷花式洗〉（圖3），器形也十分雷同。²此外，〈青瓷牡丹紋鉢〉（圖4）內壁押印而成的紋飾結構，則與定窯〈白瓷印花牡丹結帛紋花口碗〉（圖5）相當近似。

初期的高麗青瓷，以澄澈清透的釉色、細膩的刻劃花裝飾及精巧的象生造型為主要特色。十二世紀以後，擅長金屬器及漆器鑲

嵌工藝的高麗王朝，又在青瓷上以繁複工序嵌入白土和赭土，創作出優雅細緻的紋樣。例如〈青瓷鑲嵌菊花紋瓢形水注〉（圖6），採用常見於高麗青瓷的葫蘆象生造型，器表



圖3 | 南宋（12~13世紀）官窯 青瓷花式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則以鑲嵌工藝裝飾細膩的菊花紋飾；高麗青瓷的重要產地康津沙堂里窯址，出土了類似作風的殘片（圖7），白土與赭土已填入紋樣凹槽並經過素燒，但尚未施掛青瓷釉二度入窯燒製，可以藉此窺見繁瑣的製作過程。另一方面，高麗青瓷也時常運用含鐵量高的黑褐彩描繪各色紋飾，燒製出別具風情的鐵繪青瓷。（圖8）

高麗王朝末期，青瓷的製作逐漸衰頹，發展出承襲青瓷器形與裝飾技法，但相較之下顯得粗放樸拙、生趣盎然的粉青砂器。到

了十五世紀的朝鮮王朝初期，各地窯場整合，逐漸集中於半島中西部京畿道的廣州官窯。或許與整個國家社會崇尚儒家思想、強調簡素而潔有關，燒窯也以白瓷為大宗，器形端



圖4 韓國 高麗（12世紀） 青瓷牡丹紋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整，並僅生產少量飾以白瓷鑲嵌、青花、鐵繪、釉裡紅的作品。〈白瓷玉壺春瓶〉（圖9）為清宮舊藏難得一見的朝鮮白瓷作品，由器形推知，製作年代可能為十六世紀。³以發展成熟的白瓷為基底，與元、明交流匪淺的朝鮮王朝，亦開始製作美感獨具的青花瓷，紋飾往往以細筆描繪，留白較多，充滿文氣與抒情性，但因用以描繪青花的鈦料取得不易，產量較少且以宮廷使用為主。本次展出〈青花龍紋罐〉（圖10），為一氣勢磅礴、繪筆流麗的精品。

日本

十六世紀末，被帶到日本的朝鮮陶工傳授了製瓷之法，並於十七世紀初在九州佐賀縣有田一帶發現瓷石；自此，有田以中國景



圖5 | 北宋至金（11~12世紀） 定窯 白瓷印花牡丹結帛紋花口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 韓國 高麗（12世紀） 青瓷鑲嵌菊花紋瓢形水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 康津沙堂里43號高麗青瓷窯址出土殘片 取自康津郡民族文化遺產研究院，《康津沙堂里43號高麗青瓷窯址》，木浦：康津郡民族文化遺產研究院，2015，頁292。



圖8 | 韓國 高麗（12世紀） 青瓷鐵繪牡丹紋花口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韓國 朝鮮（16世紀） 廣州官窯 白瓷玉壺春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1 韓國 朝鮮（18世紀末~19世紀前半） 廣州官窯 青花龍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2 韓國 朝鮮（18世紀末~19世紀前半） 廣州官窯 青花龍紋罐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德鎮窯為學習對象，逐步改良瓷器品質，並且時常出現在器底書寫明代銘款的作品。有田燒製的瓷器初期以青花為主（圖 11），直至 1640 年代，名工酒井田柿右衛門家，依照伊萬里商賈向中國人習得的彩瓷技術，成功創燒日本的彩瓷，以五彩在乳白色地上繪飾細緻的紋樣，稱為「柿右衛門樣式」。（圖 12）到了十七世紀末的日本元祿年間（1688-1704），豪商、貴族著迷於盛行於十六世紀、在五彩上加飾金彩的景德鎮金襴手瓷器，促使有田再度創燒了伊萬里金襴手。（圖 13）

十七世紀後半，中國發布海禁，為替補景德鎮瓷器空缺，有田瓷器開始銷往海外，由於多從附近的伊萬里港出口，因此又名伊萬里瓷。1650 年代起，先是外銷東南亞，到



圖 11 | 日本 1670-1680 有田燒 青花鯉躍龍門大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了 1660 年代則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正式銷售歐洲，內容包括藥瓶、調味罐、執壺、杯盤組等各色日用器，以及用於建築裝飾的大瓶、大罐等。品類最初多為青花瓷，然而面對十七世紀末強勢回歸歐洲市場的景德鎮瓷器，有田選擇改以精美的柿右衛門、金襴手等彩瓷作為主力；而重新打入市場的景德鎮也燒製不少模仿有田瓷器的產品，如展出的〈青花五彩鳳凰鏤空盤〉（圖 14），器形、紋飾與器底的「大明永樂年製」款皆是典型的有

田風格，由此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

本次展出的日本瓷器，大多為清宮舊藏。除了相對大宗的有田瓷器以外，還包含如京燒（圖 15）、現川燒（圖 16）、九谷燒（圖 17）等名窯製品，年代橫跨十七世紀後半至二十世紀初期。其中，年代落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的作品，其入宮途徑據考證可能是透過琉球或荷蘭使節進貢。⁴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圖 12 | 日本 17 世紀後半 有田燒 五彩花口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 日本 1690-1730 有田燒 青花五彩龍鳳八方盤（萬曆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 清 1690-1710 景德鎮窯 青花五彩鳳凰鏤空盤（永樂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 日本 18世紀 京燒 五彩花鳥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 日本 17世紀末~18世紀前半 現川燒 褐綠彩龍紋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 日本 明治 (1968-1912) 九谷燒 五彩人物花卉筒形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註釋

1. 李喜寬，〈高麗睿宗與北宋徽宗——十二世紀初期的高麗青瓷與汝窯、北宋官窯〉，《故宮學術季刊》，31卷1期（2013秋），頁76-77。值得注意的是，李氏提及，此類十二瓣式的高麗青瓷花形碟目前尚未發現完全相同的中國製品，景德鎮窯、耀州窯等的十二瓣式花形碟在尺寸、裝燒工藝上差異較大且往往設有圈足，而與此類高麗青瓷器形雷同且一樣為平底的汝窯出土品則是十瓣式。
2. 余佩瑾，《貴似晨星——清宮傳世12至14世紀青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128。惟南宋官窯作品器底設圈足，與高麗青瓷作品的平底不同。
3. 此作品的定年，為透過翁宇雯助理研究員協助，由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鄭銀珍學藝員及高麗大學文化遺產融合學部客座教授金恩慶女士惠賜意見。
4. 謝明良，〈記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伊萬里瓷器〉，《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頁137-169。此外，關於本次展出的多數日本陶瓷展件的識別，也主要參考該文。

參考書目

1. 余佩瑾、王明彥主編，《尚青——高麗青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
2. 蔡玫芬、翁宇雯主編，《藍白輝映——院藏明代青花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
3. 翁宇雯主編，《揚帆萬里——日本伊萬里瓷器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
4. 余佩瑾，〈清宮傳世「仿洋瓷瓶」及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410期，2017年5月，頁78-89。
5. 姜敬淑，《韓國のやきもの》，東京：淡交社，2010。
6. 伊藤郁太郎等，《心のやきもの李朝——朝鮮時代の陶磁》，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2002。
7. 矢部良明等，《古伊万里・金襴手展》，福岡：讀賣新聞西部本社，1997。
8. 根津美術館學藝部，《初期伊万里と鍋島——山本コレクション受贈記念》，東京：根津美術館，1998。
9. 大橋康二，《海を渡った古伊万里》，京都：青幻社，2011。
10. 大橋康二等，《陶磁の東西交流展——有田・デルフト・中國の相互影響》，有田：有田ヴィ・オー・シー，1993。